


钟 锦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词学抉微

词学抉微

钟锦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学抉微 / 钟锦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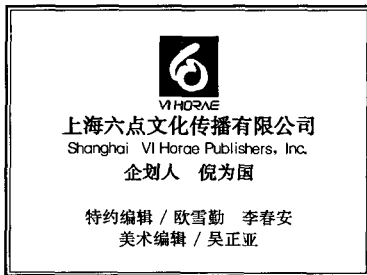
(六点学术)

ISBN 978-7-5617-6319-3

I. 词… II. 钟… III. 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5879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
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

词学抉微

钟 锦 著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12.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6319-3/I·473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老师叶嘉莹先生

序 言

钟锦于 2002 年考入我的博士班,如他在《后记》中所言,他之报考我的博士生,本来只是想要认识我的一个藉口而已,他的本志原在研读西方哲学,而且也已经报考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其后竟被两校同时录取,而且更没想到的是,在他已经顺利地取得了复旦哲学系的博士学位后,他的论文还竟然被我要求改了三稿,才获得了我的仍不尽满意的勉强通过。我想钟锦定然理解,我之要他把论文多次加以修改,并非因他的不成材,而正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之材的缘故。如今他要出版的这一本书,事实上已经是他在论文的基础上改写出来的第五稿。

今年暑期,他打电话到我温哥华的家,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并郑重地要求我说,不要像一般人一样在序言中只写赞美的话。我以为钟锦之所以要我写这篇序言,是因为我对他在撰写中的艰苦有深切之了解的缘故,并非要我写空言的赞美。

钟锦不是一般寻常的学生。他虽本志在学西方哲学,但他对

中国古典文学却不仅有着很深的基础，而且有着浓厚的兴趣。钟锦是个天性就喜欢读书的人，真可以说是爱书成癖，只要知道了有好书，就必然要得之读之而后快。他在少年时代就曾因喜爱稼轩词而无法购得，竟然把《稼轩词》全部抄录了一遍。而且如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言，他也曾因为喜爱陈廷焯的《词则》和《白雨斋词话》的手稿影印本，将之视为“不离左右的爱物”，而当时他只不过是十几岁的中学生而已。所以当他来到我的班上不久，就展现出了他的博学强识和思维敏捷、辩说纵横的才气。只不过因为他的博学多才而不免有些恃才傲物，如黄山谷评秦少游之所言“常欲轩轻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而我个人则是一个自幼诵读“圣贤书”而长大的颇为拘谨之人，所以也常常在为人方面给他一些要谦退的忠告。不过钟锦虽然恃才傲物，但也有极重感情讲义气的一面，只是尚未能得其中道而已。至于在为学方面，则虽恃才傲物，却也颇能虚心受教，所以我虽要求他把论文修改多次，他也未尝稍有怨言。对于他过去所熟读记诵的一些诗句和词句，每当我指出他理解中的某些错误，他不仅能够一点即透，而且更能别具会心，加以灵活的运用。所以虽然在为人方面他颇有狂士之风，而我则是一个幼读圣贤书的儒家弟子，往往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但师生之间却也颇有相得之乐。古语云“铁杵磨成针”，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以钟锦的过人才质，我所望于他的是终有琢玉成器磨杵成针之一日，而且也相信这一日的到来不会太远。

以上所言，实在都没有触及到他这一本书之内容的一个字。这主要的缘故是因为我对他的这一本书稿，一直尚未详读。今年暑期我温哥华的家中发生了一些事，一直在烦乱忙碌之中，而且我还在温哥华主持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清词讲座，自己还赶写了一篇论朱淑真词的论文，又因机票延期发生了一些手续上的麻烦，更因我此次离家已是家中无人，不得不对许多琐事做出详尽周到的

安排。所以一直拖延到登机前一日，我才把钟锦电传过来的书稿全部打印出来，准备带上飞机在途中阅读。但我既已年老体衰无复当日的精力，故登机后极为困倦，也依然未及详读。上周五深夜返抵南开大学，周六收拾了带回来的行李，还会见了自香港远道来的一位友人，又接见了一些学生。钟锦也曾打电话来，说知道我很忙，不过出版社催稿甚急，如来不及写，他可以先出书，我以后再补写这篇序言。但我深知钟锦希望我写序的诚意，而且我一直在忙碌中，以后再写又不知将拖到哪一日，所以乃决定先就我平日对钟锦的印象写了以上一些话。

至于说到这一本书稿，则我虽未及详读，却也大致翻阅了一遍。钟锦最初在写论文时选择了从西方康德哲学来探讨中国词之美学特质的论题，我对之就曾持有既欣赏又怀疑的两种态度。欣赏的是对词之美感特质的探讨，这原也是我多年来所曾致力的一个课题，看到有后起之秀愿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这当然是一件深获我心的值得欣喜的事；怀疑的则是钟锦过去数年一直被康德美学所局囿，虽然我在过去探讨词之美感特质时，也曾引用过不少西方的文哲之论，但我只是因利乘便地对西方某些理论加以甄别地使用，而从未拘限于西方某一家之理论的框架之中。记得早在1991年，当我撰写《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篇长文时，就曾在该文结尾之处特别举引了法国解析符号学女学者克利斯特娃的一句话，说“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我以为这是当我们运用西方理论时第一要跳出的约束。不过这并非易事，因为这是需先有融会贯通的根柢，才能如孟子所云“取之左右逢其源”的。有一分不透彻，就有一分不够圆融。而这种困难，也是我当年所曾遇到过的。当年我开始撰写《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这篇文稿时，也曾因为我所提出的是前人未曾提出过的说法、我所用

的是前人未经用过的理论，一边翻找西方文论的资料一边撰写，所以也曾写得颇为生涩牵强，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巧的是，就在我的初稿已写成大半时，我却在这次旅途中不慎把所有写成的文稿遗失了。我当时自然极为沮丧，不过古人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对我之遗失文稿一事而言倒确实是一语中的。正是由于我把那一份写成的文稿完全遗失了，我才被迫得不得不把全文另行写过，在第二次重写时，反而因为我对那些原本并不熟悉的理论有了一种融会和消化的机会，因而才写出一篇比较通顺流畅的文字。我想钟锦现在所从事的也是一篇未经前人讨论过的课题，其需要经过一番磨炼融汇的过程，也完全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我要特别提出一点，就是我所引用的西方理论，都是在阅读他们的原著后，由我自己翻译出来的，我并未曾引用任何一家已经被译出的中文译本的文字。因为译者的程度不齐，有些中文译本读起来比外国原文还要吃力，而且还无法确知其译文之是否完全正确，勉强引用，则往往既不恰当又不流畅。何况康德的美学如钟锦之所云，其本身也还存在一些并不完美周至的问题。我想这些因素，都是使得钟锦在撰写这一课题中感到特别困难吃力的原因。

以上是我对钟锦引用康德之美学来诠释中国词学美感所感到之困难的一些想法，虽然钟锦要求我不要写什么赞美的话，但我最后还是写出我对钟锦和他的这一本书的一些欣赏和赞美的话。钟锦好读书，这可以说是他的天性，而且博学、强识、深思，不但读书读得认真，且确有他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更有一点难得之处，就是他的古典文学的根柢，乃是他在少年时代毫无任何功利之追求时，纯任兴趣所天然养成的。在这一本书中，可以说处处可见他对古人诗词读诵有得的融会贯通的光芒之闪现，决非一般由电脑搜集材料来撰写论文的著作之可比拟，但我因时间

紧迫,现在不暇列举,想来读这一本书的读者们,也必能对此深有体会。是为序。

八五老人叶嘉莹匆匆草写于甫自远洋
归来之第三日,时在戊子中秋前六日

目 录

序言 / 1

导论 词学:词体美感特质的科学研究 / 1

一、有特殊之词人,乃有特殊之词体美感 / 1

二、特殊的词人,出自特殊的时代文化氛围 / 8

三、词体兴起的特殊音乐文化背景 / 12

四、从对词体特殊美感的困惑中发展出来的词学 / 23

五、词学应该走上科学的道路 / 33

第一编 词学方法论

第一章 词体美感特质:词学研究的对象 / 43

第二章 词体美感研究的先验方法 / 50

- 第一节 从人类基本心灵机能出发的美学研究 / 51
- 第二节 先验研究排除与美感无关的词体特色 / 55
- 第三章 词体美感特质的体系研究法 / 64
 - 第一节 美和美感的体系 / 68
 - 第二节 超越性美感的表现:词体的美感特质 / 74

第二编 词学原理论

导言 / 89

第一卷 词体美感分析论

引言 / 95

第一章 词体通过艺术美形成的美感特质 / 97

- 第一节 艺术美概论 / 98
- 第二节 中国诗歌中的艺术传统 / 106
- 第三节 艺术对于词体美感形成的作用 / 118
- 第四节 清空:词体美感中的独特艺术美 / 133
- 第五节 关于词体中艺术美的说明 / 150

第二章 词体通过自然美形成的美感特质 / 160

- 第一节 自然美概论 / 161
- 第二节 词体以感情为自然美的对象改变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 / 165
- 第三节 中国诗歌中的体物与自然美 / 172
- 第四节 “境界说”论衡:词体美感中的独特自然美 / 189
- 第五节 自然美在词体美感中的具体呈现 / 200

第三章 词体通过德善之美形成的美感特质 / 214**第一节 “诗言志”新辨:德善之美在诗歌传统中的失落 / 216**

一、《尚书》“诗言志”之本意 / 216

二、“诗言志”之歧出意义 / 235

三、“诗言志”本意之失落 / 251

四、附论:“文以载道”辨 / 259

第二节 从“诗言志”到“乐失而求之词” / 264**第三节 概论德善之美及其与词体语境之相宜 / 276****第四节 德善之美作为词体的美感特质 / 290****第五节 德善之美在词体美感中的多样表现 / 303****第二卷 词体美感辩证论****引言 / 327****第一章 苏轼词中积极形态的超越美感 / 333****第二章 李煜词中消极形态的超越美感 / 351****后记 / 373**

导论 词学：词体美感特质的科学研究

一、有特殊之词人，乃有特殊之词体美感

词体自兴起，而发展，以臻鼎盛，又中落，再中兴；曲曲折折，千有余年。如果不是自有一种无可取代的美感特质，且这特质又能深动人心，怎么可能如此延续不绝？

此种特质，在其美感之幽微深隐。缪钺所谓：

词之特征，约有四端：其文小，其质轻，其径狭，其境隐。^①

在和其它体裁的比较中，词体美感品质的特殊尤为显见。文章无论矣，即以诗歌诸体论，词之为词者仍是在目昭昭。所以昔人

^① 缪钺，《诗词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56—61。

多将词与诗、曲比论，比如，周永年说：

词与诗曲，界限甚分，惟上不摹香奁，下不落元曲，方称作手。^①

曹溶说：

上不牵累唐诗，下不浸淫元曲者，词之正位也。^②

我们对以上的说法似能心领神会，只是仍然想知道其所以特殊者究竟何在。

对此最为想当然的回答，不过是从词体自身的特色中来作判别。这种特色有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形式特色是指词体为合乐之杂言体，其体因随乐声之抑扬、节奏之变化，而有长短错落之致，所以特别宜于表现幽微深隐的美感；内容特色是指词体为歌妓之唱词，其叙写因涉男欢女怨、色受魂与，而有婉转绸缪之态，所以必然表现的也只是这种幽微深隐的美感。

言之者似有征，听之者似无疑；不知其言之似是而非，正在此有征、无疑之仅似耳。其实这两方面的特色，都和词体幽微深隐的美感没有必然的关系。

先看形式方面的特色。其实长短错综的杂言体，并不特别宜于表现幽微深隐的美感。不论乐府歌诗、北套南曲，一涉杂言，往往更容易形成慷慨激昂、淋漓痛快的风格，这一点用不着一一示例。

①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引，《词话丛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一册，页874。

② 曹溶，《古今词话》序，《词话丛编》本，前揭，第一册，页729。

比如在古乐府中，我们可以比较以下两篇：

长 歌 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薤 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两诗情貌俱似，而以五言写之，不失唱叹深致；以杂言写之，语调骤变为激越。盖汉人五言，言近而旨远，所谓“众作之有滋味者”。^①杂言则往往叙写劲直，不仅如《战城南》之写征战而为悲壮，即如《上邪》之写闺思亦作呼号。是七言者更幽微，还是杂言者更深隐，不待言而知矣。岂杂言偏于诗中宜激昂，于词中乃宜幽微深隐？

又如在唐人歌诗中，杜甫之七言最称沉郁顿挫，李白之杂言显为恣肆奔放，两者相比，无疑齐言者更为幽微深隐，杂言者反而奔放无余。这种不同不仅由于两人性情的不同，更在于句式的不同。句式错落之杂言实宜淋漓痛快，句式适与性情相合，所以李白更喜欢用杂言。即就杜甫自家言之，其《秋兴》之一：“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力量固是绝大，而无垂不缩多有余味；其《桃竹杖引》：“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虽不以力量见长，却是放歌破愁绝，一发无余。杂言并不宜于表现近于幽微深隐的美感，这又是一个证明。

^① 钟嵘，《诗品·序》，《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上册，页3。

再比如南北曲里的情况。其任酒使气者，自非杂言不办，如冯惟敏《徐我亭归田》套之【正宫·叨叨令】：

见了个官来客来，系上条低留答刺的带。又不是金阶玉阶，免不得批留铺刺的拜。恰便似天差地差，做了些希留乎刺的态。但沾着时乖运乖，落得他稽留聒刺的怪。兀的不殄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殄杀人也么哥。单看你胡歪乱歪，粧一角伊留兀刺的外。

真不知道如此滑稽调笑，齐言该当如何措手。即风流清雅者，如张可久《西陵送别》曲之【双调·折桂令】：

画船儿载不起离愁，人到西陵，恨满东州。懒上归鞍，慵开泪眼，怕倚层楼。春去春来，管送别依依岸柳；潮生潮落，会忘机泛泛沙鸥。烟水悠悠，有句相酬，无计相留。

赋情绮旎，宜有婉转绸缪之态，而句式错落处恰宜其调吻流利，遂致显而不微浅而不深。南北曲亦合乐之杂言，理亦应随乐声节奏而有长短错落，特罕覩幽微深隐之美，偏多活泼本色之风。

王士禛应该很清楚地看到了词体美感与杂言的形式无关，他举出了同是七言的例子，却说明其间有着并不相同的美感品质：

或问诗词曲之分界，予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①

① 王士禛，《花草蒙拾》，《词话丛编》本，前揭，第一册，页686。

所以，从词体形式方面的特色来判别其美感所以特殊者，并没有什么必然性。

再看内容方面的特色。涉及男欢女怨、色受魂与的叙写，也并不必然表现幽微深隐的美感。诗自三百篇以下，以及杂剧散曲中，叙写及此者就太多了，难道其美感都和词体一样吗？这一点更用不着一一示例。

如《诗经·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
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踰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又如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折之【正宫·上小楼】：

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全不想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这些都是叙写男欢女怨，但是一点儿也不婉转绸缪，何以见得词体因为多有如此叙写就一定幽微深隐呢？

因此欧阳炯序《花间集》，言及“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①实际比拟不伦。只看到了词和宫体诗叙写内容的相近，却

^① 欧阳炯，《花间集序》，赵崇祚编《花间集》，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页8。